

露天电影

□谷均

小时候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露天电影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，照亮了农村孩子们的生活。那时，电视、互联网尚未普及，书籍也显得珍贵稀有，露天电影便成了我们童年最珍贵的娱乐方式。然而，这样的享受并不常有，春夏之交的雨水频繁，人们忙于农事，乡里和部队的电影放映队也很少下来。只有到了农闲时节，天气晴朗时，乡村的露天电影才会如期放映，宛如一场期待已久的盛大节日。

我的老家旁边是枫树教导队。傍晚，部队的操场中央常常停着放映车的身影，每隔几天便有电影可看。小伙伴们兴奋地奔走相告，然后匆匆回家，草草吃完晚饭，随手带上些家中零食，带着板凳或竹椅，飞奔至部队操场，为全家占个好位置。首长和战士们们的地方是预留的，但我们仍早早地等在那儿，晚到的话，好位置就会被别人占了。

除了枫树教导队，邻村的酒坊部队机械修理厂操场、大长坑新兵连操场也会轮流放映电影。我们不再带小板凳，而是就地找块砖头或垫上稻草坐下，仰着小脸聚精会神地看电影。《小兵张嘎》《上甘岭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等电影深受我们的喜爱。我们崇拜那些能在电影中打胜仗的英雄，有的甚至反复观看。当然，看电影不只是因为内容，更因为那份热闹的氛围。电影前后或断片间隙，孩子们玩耍，大人们谈笑，年轻人模仿《庐山恋》中的举止，场面非常热闹。

露天电影通常在村里的操场或学校旁的空地上放映。那块高高悬挂的略显泛黄的白色银幕是最引人注目的，银幕两头绑在粗大的毛竹竿上，一对黑乎乎的大音箱，正对着观众。放电影的桌子离银幕有一段距离，放上机器调试后就可以开始了。当电影开始时，放映机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转带声，音箱里传来影片中的对白和音乐。尽管音质并不完美，但那时的我们却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

魅力。一般连续放两部影片，幕布会随风微微凹凸，像船帆一样左右晃动，有时人们站得太远看不清，就到银幕后面去看，尽管影像颠倒，但也觉得有趣。如果放映正到关键情节，突然没声了，那是放映员要换片。此时，人们会在幕布上看到一些影子或大脑袋，小孩子们则模仿影片中的动作，形形色色的怪状在幕布上显现。换片的时候，有时会超过半小时，但观众总是耐心等待，喜欢坐到电影完全结束，看着大大的“完”字，等待片尾曲唱完，才不舍地回家。

露天电影最惬意的时候是夏秋，但冬天就太冷了，我们需要穿上厚厚的衣服，否则就会在寒风中发抖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们去石马岙陆军师部操场上看《少林寺》，发现有个稻草堆，就爬上去，又背风又暖和。电影结束后，我们就在那里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们赶紧跑回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父母早就睡了，我们的敲门声把他们吵醒了，结果就是被责怪了一顿。第二天上学，我们就围在一起讨论电影情节，讲得眉飞色舞，让没去的人非常后悔。而《少林寺》甚至掀起了全国习武的热潮，持续了好几年。

露天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它更是一种社交活动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的生活相对封闭，而露天电影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，增强了邻里之间的感情。人们在电影开始前后的时间里，相互交流，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，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，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

露天电影对人们的吸引力是不分年龄的。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能在露天电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。而今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电视和网络开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露天电影离我们愈来愈远了。然而，我还是怀念童年在大操场上看过的那些电影，那些充满甜蜜而温馨的记忆。

暑假里的孩子们

□家园

暑假如期而至，下午5点时分，炙热的太阳迟迟不肯落幕。普陀体育馆活动场所，比平时多了数倍的学生，有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宁波等全国各地的，当然更多的是本地的。

体育馆像一个巨大舞台，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，活力四射，尽情展示着青春少年风采。

东边健身区域有各种器械，很多大人和孩子都在器械上不停地运动着，画面充满了力量和汗水气息。单杠、双杠也没闲着，只见一个小男孩，双手敏捷地抓住双杠一端，双脚向上叉开，屁股坐在双杠上，双手同时压着左右两边，稳住上身，然后屁股下坠，慢慢地用双膝盖勾住双杠，稳稳当当来个倒挂金钩，衣服下滑，露出白白的肚子，仿佛一只灵活的猴子。另一个小男孩也不甘示弱，双手飞快地抓住双杠的另一端，身体纵身一跃上了双杠，也来个漂亮的倒挂金钩。他们像两只飞累的小鸟，在树枝头休息。

北边空旷的足球场上，一支临时组建的足球队，一个个像冲锋战士，足球在他们的脚下不停地滚动着。球员们奋力追着足球，一个高个男孩猛然一脚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守门员来不及反应，球进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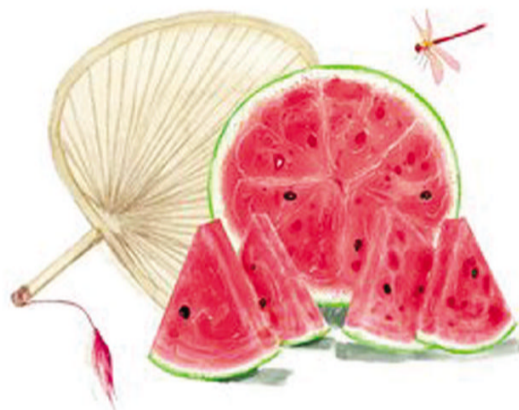
西边多个篮球框下，聚集了高矮不一、年级不同的球员。一个北京的胖男孩也融在其中，球服已被汗水浸透。场上洋溢着篮球落地的声音，还有投篮的声音回响在体育馆里。

南边的空地上，有好几对打羽毛球的。只见他们有力的手臂挥舞着球拍，你来我往，进退自如。一只只羽毛球像一只只轻盈的蝴蝶，时而飞舞，时而旋转，在空中飞翔。

树荫下，几条凳子上，坐着好多老人，为那些在运动场上的孙子或外孙们送水提茶，他们是孩子们的后勤部，微笑着看着场上的孩子，一起幸福地聊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。

那年夏天 粉红色的回忆

□任佩飞



都说40+的中年少女喜欢粉红色，我也到了喜欢粉红色的年纪。第一次喜欢粉色还是十几岁的时候。

那年我的妈妈也才40岁，每到盛夏放暑假。妈妈就在堂屋门口午睡，竹子做的躺椅，丝滑平整，下面还带抽屉，睡觉时可以拉出来搁脚。妈妈的作息很规律，午饭后听到蝉鸣，就会唤我们一起午睡。

我们姐妹俩哪有那么老实，一般先假装躺床上，等妈妈微微打鼾声响起，就蹑手蹑脚地起床，绕过妈妈的躺椅跑出去。

外面太阳火辣辣的，家门口还是石子路，被阳光晒得滚烫，可那时候我们一点不觉得热。我跟妹妹光着脚，只穿一条裤头，晒得黑黑的，像小猴子一样跳着走。

我们来到家门口的小河边跟小伙伴游泳玩水，这条河像是家乡的母亲河，承载着我们的欢乐。中午人很多，也有大人邻居一起照看着。我跟妹妹像两条鱼儿一样，欢快地游来游去。摸螺抓鱼，相互泼水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飞溅的水珠顺着我们的头发丝滴到身上溜到河中，河水翻着白浪，我们就是浪里小白条，小河里充满一片嘻笑声。

算算时间，妈妈快醒了，我们就恋恋不舍地离开小河，蹦跳着回家了，湿漉漉的脚印印在火热的水泥地上，一会儿就被太阳晒干了。进了院子，我们忙脱下裤头，串在门口的晾衣竹竿上，换上晒干的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以为瞒过了妈妈。

回到家中，头发湿了，就打开唯一的一台佛顶山牌电风扇，最大一档狂吹。那一个爽快的滋味在心头。

妈妈醒了，我们还以为她不知道，其实后来才知道，那些年的夏天，她都会偷偷去后窗看我们洗澡。

夏天，还有爸爸每天给我们买的赤豆冰棍。每天下午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会走街串巷地叫卖冰棍。如果爸爸在家，总会带我们去买，那层层棉被下冒着冷气的冰棍就是我们的最爱。

在家门口窄窄的石子路上，我跟妹妹还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横冲直撞，磕磕碰碰，就这么学会了。那记忆比后来我跟妹妹一起考驾照更难忘。

属于我们的夏天，没有空调，没有Wi-Fi，有西瓜；没有补课，没有学习班，有热爱。原生态的夏天，太阳赤裸裸地晒，人很纯粹，就是享受假期，享受快乐。

那年夏天，还可以赶几里路，扛着条凳去看露天电影。没有彩色电视机，没有肯德基，却有让人开心如永动机般的笑容。

那年夏天，属于我们的粉红色回忆，已经悄悄地过了，我也40+的年纪了，我的孩子的夏天，应该有另一番乐趣吧。